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cloud or smoke motif, rendered in a dark brown line-art style on a light brown background. The design features several rounded, billowing shapes with internal swirling lines, suggesting movement and volume.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and decorative, typical of East Asian art.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H1/38

2007

大一课堂



DAYI KETANG

厦门大学中文系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一课堂/厦门大学中文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615-2649-1

I. 大… II. 厦… III. 汉语-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14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集美石鼓路9号 邮编:361021)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275千字 印数:1~3 000册

定价:21.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一年级经验”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中学进入大学,不仅在学习阶段上是一个重要的跃升,在学习心态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新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在激发起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也难免会让同学们感到迷惘和困惑;与新内容和新要求相对应的新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法,要求同学们必须对既往的学习心态做出相应的甚至是痛苦的调整。如何消除大学一年级新生在学业上的迷惘和困惑,激发出他们对专业的热爱和学习激情,如何引导他们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并掌握新的学习方法,进而作主动的、创造性的学习,这是一个涉及学生一生的学术志向和生活志向的大问题,每个大学新生的“一年级经验”,无疑在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大学教育必须重视“一年级经验”的原因所在。

从2004年起,我们在一年级新生中开设了“语言文学新视野”这样一门学科导论性的课程。在新学年的第一个学期,由我系的所有教授,每人为一年级的新生作一次学术讲座,要求各位教授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研究经验,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向学生展示本学科研究的丰富奥秘和内在乐趣。在这方面,我系也确有师资上的优势。各位教授的讲授内容,涉及文学和语言学两大学科的各个方面。有关美学、文艺学、中国诗词戏曲、现当代文艺思潮、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数码艺术、女性文学、生态文学、文化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汉语生态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方面的讲授,让学生大开眼界,使他们明白:原来中文系的课程,在阅读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获得美的享受之外,还有这么多值得探讨的文化奥秘和科学奥秘。许多学生在学期结束时的期末报告中说,听了这门系列讲座课程,使他们对中文学科有了比较全面而具体的了解,觉得大有搞头,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

事实上,让学生受益的,还不仅仅只是这门课程所展示的那些奥秘和乐趣,在讲授中,各位教授的气质风范和个人魅力,也在感染打动着学生们。授

课的教授中,有的是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家,有的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他们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以及丰富的个人魅力,给予学生更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不仅只是理性地认识到中文学科有许多值得一做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感性地对从事中文学科的研究心向往之。这样的教授系列授课,也就深受学生的欢迎。一位学生就在期末报告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早就听说厦门大学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没想到一来就有这样一门课,见识到了各位名教授的风采,真是‘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门课已经开设三年了,不仅在学生当中反映很好,许多校内外的专家学者,也对这样一门课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将把这门课一直坚持开下去,使之成为我系的优质课程和品牌课程。今天,我们把各位教授的讲稿结集为《大一课堂》出版,既是对这门课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小结,也是为这门课提供一本辅助的教材,从而使这门课越办越好。三年前在一年级新生中初开这门课时,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因为时间地点的关系无缘聆听,对学弟学妹们羡慕不已:有福啊!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每一个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学子,都由衷地说:有福啊!

厦门大学中文系

2006年10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美学的性质与方法	易中天
20	诗的审美构成	俞兆平
31	从互文性到超文本:数码时代的文艺创新	黄鸣奋
40	后现代媒体时代的艺术发展	巫汉祥
55	古代诗词解读与研究漫话	吴在庆
69	魏晋士人之诗化人生	王 玫
83	中国戏曲史简说	郑尚宪
99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文化意义 ——以古琴艺术为例	易存国
109	五四文学:开放的启蒙主义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说质疑	杨春时
121	百年女性文学	林丹娅
137	“冷战”的焦虑:17 年文学的一种解读	朱水涌
149	“朦胧诗”后的两大诗歌写作倾向评析	高 波
159	从疯狂中建立理性:文艺复兴时代的“忧郁王子” 与“愁容骑士”	周 宁
185	生态视角的文学重审	王 诺
193	中国语言学的转型和当前任务	李如龙
201	结构主义语言学简介	叶宝奎
214	汉语、汉字的生态学发展与教学应用	李国正
222	谈语料库语言学中的有限性、穷尽性与学理性 ——以“唐诗语料库”为例	苏新春
235	海峡两岸语缘谈	林寒生

美学的性质与方法

易中天

一、并不提供通用门票的美学

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美学。照例，先讲绪论，就是讲“什么是美学”。（笑）大家觉得有点可笑是不是？我也觉得可笑。（笑）因为这很老套，而且有点呆气。现在不时兴这个了。现在时兴的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就像搞“一夜情”一样。（大笑）可惜学术不是“一夜情”，（笑）它是“谈婚论嫁”。（大笑）谈婚论嫁么，就得把对方的家底都弄清楚了。比如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有无兄弟，家财几何等等。要不然，嫁错了人，可得后悔一辈子。（笑）老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当然，这是老话。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嫁错郎可以改嫁。（笑）不过改嫁总归是件麻烦事，再说，学术上嫁错了郎，也没人付你青春赔偿费。（大笑）

学术为什么是“谈婚论嫁”呢？因为学术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主要是人类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当然学术研究也是要创新的。但它首先是积累与传承，在积累与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么，有技术就行，用不着学术。技术当然也有一个积累与传承的问题。不过对于掌握技术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是可以压缩或者省略的。比如我们用电脑，有奔3就用奔3，有奔4就用奔4，用不着从286用起。这是技术和学术的不同。人类之所以要有学术，就因为人类有文化，而文化是需要一点一点积累，一代一代传承的。学术要做的，主要是这个工作。所以它不能只求“曾经拥有”，还得追求“天长地久”。（笑）

同学们或者说，你老先生有没有搞错？（笑）我们并不是要搞学术，要跟着你研究美学。我们来上美学课，是为了“学以致用”。比方说，学会买衣服，

挑女朋友,(笑)至少也要学会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什么的吧!我们用不着搞清什么是美学,也用不着知道美学的来龙去脉,你把结论直接告诉我们就行了,用不着那么麻烦啦!(笑)

如果是这样,如果你学美学,只是为了学会买衣服,挑女朋友,那么,我想你是走错门了。因为这个我不会。(笑)不光是我不会,我想其他的美学家,比如鼎鼎有名的朱光潜老先生,大约也不会。我见过朱先生的一张照片,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他哪里会买什么衣服,挑什么女朋友?(笑)当然,朱先生是有太太的,但这和他是不是美学家没有关系。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学家康德就没有太太,一辈子单身,也不会欣赏女人或者艺术品。你要是向他打听这个,那可真是问道于盲。

至于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这个事情,美学倒是要管一管的。不过它的管法,和电影学、音乐学、美术学不一样。比如一幅画画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这里头就有个标准问题。这些标准往往是很具体的,比如中国画的“笔墨”。很多人主张看国画要看笔墨。我们知道,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主要是毛笔和水墨。笔可钩、勒、皴、点,墨有烘、染、破、积。笔立形质,墨分阴阳,这样就构成了中国画特有的视觉形象。所以中国画很讲究笔墨。如果你学会了看笔墨,那你就算是多少懂点行了。

但也有人反对,说“笔墨等于零”,也就是不要笔墨的意思。另一派立即反唇相讥,说“没有笔墨等于零”。这样一来,笔墨就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也应该争论。但这个问题不是美学的,而是美术学的。为什么不是美学的呢?因为美学不管这些具体问题。它不管国画要不要笔墨,也不管西画要不要笔触。它甚至不管色彩、线条、构图这些中西绘画都有的“共性”问题。它不管这些“琐事”,只管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艺术标准是否可能和怎样可能。说得白一点,就是艺术品的鉴赏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标准?如果能,那么,这个标准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设立?

还说笔墨。前面说了,一派说“笔墨等于零”,另一派说“没有笔墨等于零”。不管他们怎么争,都是美术学范围内的事。但是,如果有个人忽然跳出来,你们说的这些都等于零!因为一幅画画得好不好,根本就没什么一定之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好就好,觉得不好就不好,哪有什么标准?比如达·芬奇,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位大画家的名字,准确地说应该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因为“达·芬奇”的意思是“来自芬奇”或“芬奇人”,“莱昂纳多”才是他的名字。所谓“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就是“来自芬奇的莱昂纳多”,有点像我们中国把项城人袁世凯叫作“袁项城”,南皮人张之洞叫作“张南皮”。

那时人们都这么叫,比如“佛罗伦萨来的米开朗琪罗”。所以,把莱昂纳多·达·芬奇叫作达·芬奇是不对的。要么叫莱昂纳多,要么全称莱昂纳多·达·芬奇。

不过大家这么叫惯了,约定俗成了,就不讲究了。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比如有个人说,艺术根本就没什么标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我看就是狗屁!至少被杜尚画了胡子以后就是狗屁了。杜尚这人家知道吧?他是法国的艺术家,达达派的大师。1919年,杜尚在巴黎买了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用铅笔在那个美人儿的脸上画了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再题上几个缩写字母,就成了他的一件作品,叫《L. H. O. O. Q》,又叫《带胡子的蒙娜丽莎》。1939年,杜尚又画了一幅单色画,画面上没有蒙娜丽莎的脸蛋,只有上次画在她脸上的胡须,叫《L. H. O. O. Q 的翘胡子和山羊须》。1965年,也就是杜尚去世前三年,他在纽约又买了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这回画家连胡子也懒得画了,只是标了一个新的题目:《L. H. O. O. Q 的翘胡子和山羊须剃掉了》。于是,他又“完成”了一幅“传世之作”——《剃掉了胡子的蒙娜丽莎》。(笑)

这很好笑是吧?可是很多人笑不起来。因为大家发现,当杜尚把那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画上去以后,不要说艺术家,就连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突兀、别扭和不妥。那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似乎原本就是长在那女人脸上的。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长期以来被视为标准美女的“蒙娜丽莎”,竟然其实不过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那么,艺术还有标准吗?

可见,当人们争论中国画要不要笔墨时,很难说会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不过,如果我们的讨论从要不要笔墨变成要不要标准,问题的性质也就变了,就从美术学的变成美学的了。因为问题已经从具体的标准(笔墨),变成了艺术标准是否可能和怎样可能。它已经超出了美术的范围,因此只能是美学。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大体上知道美学是个什么“东东”了。(笑)美学是个什么“东东”呢?它是研究“问题的问题”、“标准的标准”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艺术和审美中那些带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打个比方,美学好比是城市规划。它只管这个城市该有多大规模,多少人口,哪里修路哪里盖房子。至于这房子盖成什么样,它是不管的。当然,这个比方并不准确。城市规划是在建设之前,美学却是在艺术创作之后。而且,城市规划一旦成为法规,那是要管事的,美学却什么事都管不了。艺术家并不按照美学家的“规划”来创作。

他们可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和城市规划相比,美学就更加只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笑)

正因为美学是这样东西,一个研究美和艺术最抽象最根本问题的东西,因此,它不提供直接通往艺术殿堂的通用门票。请大家注意我的表述了,一是不直接,二是不通用。直接入门的门票有没有?有。门类艺术学就卖这种门票。比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舞蹈学。它们都有一些入门的书,入门的道道。弄清这些道道,你就入门了。但是,它们的门票是不通用的。你不能拿着音乐的门票入美术的门,也不能拿着舞蹈的门票入戏剧的门,你甚至不能拿着戏剧的门票入电影的,尽管电影也有戏剧性。

把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等等统统管起来的只有美学,此外还有艺术学。或者准确地说,是一般艺术学。一般艺术学就是宏观整体研究各门类艺术共同规律的学科。它是美学和门类艺术学之间的东西。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想说得再清楚一点。

大体上说,研究艺术的学问有三种。其中,和艺术实践最接近的是门类艺术学,比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舞蹈学、电影学。它们是研究各门类艺术的,而且只研究自己这个门类,不研究别的门类,要研究也是拿来作比较。但艺术有个性,也有共性,要不然怎么都叫“艺术”?所以还要有一门把各类艺术都统起来进行研究的学问,这就是一般艺术学。一般就不是个别,不是特殊,因此一般艺术学就比门类艺术学抽象。

不过,一般艺术学还不是最抽象的。最抽象的是美学。美学研究的,是艺术的根本问题,是艺术中的哲学问题或者哲学中的艺术问题。一般艺术学只是把各门类艺术总起来研究,美学却要研究这些总特征和总规律的总根子。所以美学又叫“元艺术学”。打个比方,美学好比艺术公司的董事长。他只处理原则问题,不管具体问题,也不管执行。执行是总经理的事。艺术公司的总经理是一般艺术学,而门类艺术学则相当于部门经理。不过,美学虽然什么都不管,却又什么都管。因为原则是从它那里来的。一般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常常要提到它。从这个角度讲,美学又是最“通”的。

但美学虽然“通”,却没有“用”,是“通而不用”。因为它不直接。你拿着它,一个门也进不去,根本就“没门”。(笑)实际上,说得彻底一些,美学根本就不卖门票。你见过董事长卖门票的吗?没有吧?一般艺术学也不卖门票。有总经理卖门票的吗?也没有吧?门类艺术学虽然卖门票,但只卖他们分公司的,不卖总公司的通票。所以,你想买一张直接通往艺术殿堂的通用门票呀,对不起,没有!(大笑)

二、最没用的和最有用的

美学的这种性质常常引起人们的愤怒和不满。许多人指责美学家，说人民群众养着你们，养了两三千年了，你们却连张门票都拿不出，要你们有什么用！（大笑）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时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这个研究了几千年却仍然不知所云的学科，是不是在扯淡？（笑）我承认确实有不少“吃美学饭”的人是在扯淡，连我自己是不是在扯淡也没有把握。所以我常常想，是不是干脆把它取消算了？（笑）不过这样一来，恐怕又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取消美学，却取消不了美。生活中充满了美，大家也都爱美，却又不清楚美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类，这么智慧的一个物种，如果连“美是什么”这么个“起码”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也说不过去吧？那时候，恐怕又会有人嚷嚷：那些搞美学的呢？上哪儿去了？把他们找回来！（大笑）

其实这也是美学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人类的一种好奇心，一种对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探索的愿望。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工作，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却为人类文化所不可或缺。对于这一类工作的评价，是不可以太急功近利的。我们民族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喜欢嘲笑那些忧天的杞人。杞人忧天当真就那么可笑？我看未见得。至少，在并不确知天为何物的时候，你凭什么就敢肯定天一定不会掉下来？没错，它今天不大可能掉下来，明天大约也不会，但明天的明天呢？明天的明天之后的某一天呢？实际上，天体物理学家已经搞清楚了，我们这个宇宙是有年龄的，地球也是有年龄的。有出生的那一天，也有死亡的那一天。那时又该怎么办？这就要弄清楚天到底会不会掉下来，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不会。要弄清楚天会不会掉下来，就要先弄清楚天是个什么“东东”，它和地又是什么关系。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就建立起来了。其前提，则是杞人忧天。可以说，没有忧天的杞人，就没有科学的探索，也没有科学的精神。

实际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往往可能是最有用的。就说艺术，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就说过，画出来的鞋子不能穿，画出来的苹果不能吃，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艺术有什么用？周谷城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对话。周先生问梁先生：“你说这壁画有什么用？”梁先生大家知道啦，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建筑大师,大家都以为他会说那壁画如何如何有用。谁知道梁先生居然一笑说:“补壁。”周先生又问:“这屏风有什么用?”梁先生又答:“挡风。”周先生又问:“那九龙壁又有什么用?”梁先生又答:“避邪呀!”(大笑)大家都笑了是不是?当时他们两人也相视而笑。那意思很清楚:没用!

表面上看,艺术这玩意确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艺术能当饭吃吗?能当衣服穿吗?能用来抵御强敌保家卫国吗?不能够吧?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说唱山歌就能把敌人都唱跑了,那是扯淡!艺术顶多也就起个辅助作用,鼓舞一下士气啦,动摇敌人军心啦。就这,也有限,还得碰上特殊情况,比如楚汉相争时的“四面楚歌”。

但是这个几乎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你说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艺术,哪个时代没有艺术,哪个阶级没有艺术?潘鹤有件雕塑作品,是长征路上的两个红军战士,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却在吹笛子。吹的人如痴如醉,听的人如醉如痴。战争年代尚且如此,和平年代就更不用说,歌舞升平么!

事实上,许多民族,经济不发达,科学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的原始民族连文字都没有,但是无一例外地有艺术。达尔文,大家都知道啦,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荒岛,看见一群土著光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达尔文马上拿出一些红布,要他们做件衣服。谁知道这些土人立即将这些红布撕成布条,绑在手上、脚上和腰上,然后跳起舞来。这让达尔文大开眼界。原来他们宁愿没有衣服,也不能没有艺术,不能没有美。(笑)这样的例子是有很多的。事实上,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中,艺术差不多是最早诞生的,比科学和哲学早得多,几乎仅次于工具。这说明什么?说明艺术必有大用!有什么用呢?这当然是美学要搞清楚的事情,但现在不能说。一说,就扯远了。请大家先想一想,好吗?

现在还是来说美学。美学也是没有用的。艺术已然无用,美学却连一张艺术的门票都整不出,岂非无用之极?(笑)如果说它也有大用,我们就很想知道是什么。

先说美学是干什么的。大体上说,美学是研究美和艺术的。人类有艺术,也有审美(包括美和美感),这没有问题,是吧?但人与动物不同,他遇到一个现象,就要提问题。什么问题呢?总的来说,也就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就产生了各种学科。比方说,他看到天上有各种天体,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他就要问:这是什么?这就有了天文学。他看到苹果熟了会从

树上掉下来,月亮却不会,他就想知道为什么。这有了物理学。他看到有的人穷,有的人富,有的时候丰衣足食,有的时候通货膨胀,他就想知道应该怎么办。这就有了经济学。现在,他看到生活中有美,他就想知道美是什么;他看到同一个对象有的人觉得美,有的人觉得不美,甚至自己也有的时候觉得美,有的时候觉得不美,他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还看到大家都爱美,他自己也想变得美一些,这就要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美学。

但是,要知道“怎么办”,就得知道“为什么”;而要知道“为什么”,就要知道“是什么”。所以,“美是什么”,就是美学的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过一篇对话体的文章,叫《大希庇阿斯篇》。对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自以为是的希腊贵族希庇阿斯,还有一个就是柏拉图的老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希庇阿斯这家伙是有些牛逼哄哄不知天高地厚的。所以,当苏格拉底问他“美是什么”时,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这个很容易的啦,美就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呀!苏格拉底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美丽的小姐当然是美啦!可是一匹母马呢?一匹身材匀称毛色光滑跑起来飞快的母马,难道不是美的吗?《荷马史诗》上说了,连神都赞扬过的,难道不是美吗?希庇阿斯也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美是一匹美丽的母马。苏格拉底又问,那么一个陶罐呢?一个做得很好的陶罐,有两个耳朵,能装两升水,难道不美吗?希庇阿斯只好又说,美是一个美丽的陶罐。苏格拉底就笑起来,说,你看,美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又是一匹美丽的母马,又是一个美丽的陶罐,那么,请问尊敬的希庇阿斯先生,美到底是什么呢?(笑)

这下子,希庇阿斯就答不上来了。

事实上,不但希庇阿斯,就连我们,也答不上来,如果不改变思路的话。实际上柏拉图很可能是在暗示我们,从感性具体的审美现象出发,我们永远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同学们或许要问,怎么,美难道不是感性具体的吗?没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美”,比如美丽的小姐,美丽的母马,美丽的陶罐,美丽的风景,美丽的音乐和舞蹈等等,都是感性具体的。不但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这些审美对象是感性具体的,就连他们的“美”,也是感性具体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不可感知的“美”,美不能作为概念而存在。审美对象也好,对象的美也好,都是感性具体的。

但是,当有人要我们明确说出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的“美”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答不上来了。你可以说小姐的眼睛很美,母马的毛色很美,陶罐的造型很美,但你不能说美就是眼睛、毛色、造型。如果美就是眼睛、毛色、造型,那么,为什么同样有眼睛、毛色、造型的别的小姐、母马、陶

罐却不美？更何况，当你回答小姐的眼睛很美时，你其实已经跑题了。因为我们问的不是小姐美在哪里，或者小姐为什么美，而是问小姐的美是什么。总不能回答说是眼睛吧？如果是眼睛，那么，只要眼睛行不行？把她的眼睛放在别人身上行不行？还有，就算这位小姐美在眼睛，我们还是可以问：眼睛的美是什么？也许你会回答：她眼睛大呀！这又跑题了，又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了。何况，就算回答“为什么”，这个答案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眼睛大就美？牛眼睛倒挺大，为什么不美？（笑）

可见，美虽然离不开眼睛、毛色、造型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却又不是，也不等于眼睛、毛色、造型。它是超越于眼睛、毛色、造型这些感性具体对象之上的。

超越于感性具体对象之上的，也就是抽象的。而且，正因为它是抽象的，这才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不管是小姐、母马、陶罐，还是风景、音乐、舞蹈，只要具有了这种抽象普遍的性质，就是美的，而那些并不具有这种性质的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则是不美的。美不美，全看他们能不能获得被我们叫作“美”的这样一种性质或价值。能获得，哪怕只是一只陶罐，也是美的；不能获得，哪怕她是公主，也是不美的。美不美，与对象是公主还是陶罐，没有关系。

这样一种可以普遍用在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等一切事物身上的性质或价值，显然只能是抽象的。不是抽象的，就不可能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美又不可能是抽象的。因为我们无法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进行审美。在抽象的概念面前，我们什么美感都不可能获得，这就等于说没有美。一方面只能抽象普遍，另一方面必须感性具体，因此美是一个悖论。或者说，美是什么，是个悖论。

现在请大家说说，“美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

三、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

听到这里，诸位可能已经有些不耐烦。同学们会说，老师，我们想知道的是学了美学有没有用，而不是学起来难不难，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呢？

那好，我就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但一开始，我还是要说得远一点。（笑）其实也不很远。我要说的近在眼前，就是你们啦！（大笑）对不起，不要笑，我不是要说你们美不美，（笑）而是要

说教育。你们为什么要上大学，要到大学里来接受高等教育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不要说美学学不好，便是别的什么学，也未必学得好。

教育的目的，一般都被说成是知识的授受，即老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学习的好坏，是以知识掌握的多寡来衡量的。要不然，我们高考的考卷会有那么厚厚的一叠？（笑）那其实是在跟你“秋后算账”。你不是高中生吗？你不是上了小学又上中学而且毕业了吗？你不是学了很多知识吗？那我们就来算一算，看看到底有多少！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知识呢？因为据说“知识就是力量”。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不如说“知识就是本钱”。在过去，在唐宗宋祖乾隆爷的时代，有了这个本钱，就可以谋取功名，弄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现在呢，有了这点本钱，好歹也能找个好工作，混口饭吃。混得好，没准还能像比尔·盖茨那样，日进斗金。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么！反正有了知识就大不一样，至少在女朋友面前可以显得不那么弱智。（大笑）总之，教育的目的被看作是知识的授受，而知识则被看作是一种有用的东西。现在大学里面有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门课程传授的知识没什么用，就很少会有人去听。我们这门课之所以来了这么多人，是因为误以为学了美学就会买衣服，挑女朋友。来了以后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上当受骗了！（大笑）

这实在是离教育的本来目的很远很远了。教育的本来目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全面自由发展，就不能老想着学了以后有什么用。有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知识也应该学。而且，只有既学有用的东西，又学看起来没用的东西，才全面，才丰富，也才自由。光学“有用”的东西，不学“没用”的东西，将来就是一个畸形的人，一个工具。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太注重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强调培养“专门人才”，结果很多人除了专业以内的东西，什么都不懂。我不反对学好专业，但更主张全面自由发展，更主张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人都不是，又怎么会是人才？顶多是个工具，比如一把斧头或一台电脑。更何况，即便站在实用功利的立场上看，仅仅把教育看作是有用知识的授受，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的知识浩如烟海，谁也无法穷尽。就算专挑最有用的学，课堂上恐怕也讲不完，到时候你还是不够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教育决不等于知识的传授，更不等于知识越多就越好。“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是错误的，“知识越多越聪明”也不见得，也有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实际上，一个人知识多，只能证明他勤奋，不能证明他聪明。当然，知识很多，智商也不会太低啦。（笑）但我要告诉大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

话是骗人的。书读多了,变成了书呆子,怎么会“下笔如有神”?只怕连下面条都不会了,还说下笔?(笑)那些“下笔如有神”的,都是原本有精神,只不过“读书破万卷”以后“如虎添翼”而已。如果原本是草包,加了翅膀也没有用。谁听说过“如草包添翼”的?(笑)

所以,单纯地灌输知识,决不是最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应该是传授方法,传授获得知识和使用知识的方法。这就好比两个人,一个给你一堆金银财宝,另一个给你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而且教会你怎样开门,你说哪个更好些?所以我说呀,教育至少应该是拷贝程序,而不应该单单只是录入数据。知识好比是数据,方法好比是程序。数据是录不完的。再说了,数据录得再多,没有程序,不能运算,还是等于废物。我就认识不少这样的学问家,要讲知识,那真是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可就是什么研究成果也出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在他那里是一堆乱七八糟没有程序的数据。这样的人,用王朔的话说,就叫“知道分子”;用我的话说,就叫“字纸篓”。(笑)字纸篓里面塞的字纸(知识)越多,只能越证明他是字纸篓。诸位没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吧?(笑)

不过教育的最高境界还不是传授方法,而是启迪智慧。如果说传授知识好比录入数据,传授方法好比拷贝程序,那么,启迪智慧就好比设计程序,或者说,教会你设计程序,至少也要能自动复制程序,获取数据。有了智慧,没有知识也能获得知识,没有方法也能学会方法。而且,一个有智慧的人,无论他获得了什么知识,学会了什么方法,运用起来,都能得心应手。实际上,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方法的,正如一个设计程序的人不可能没有程序一样。相反,如果没有智慧,那么,他这台电脑的运算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只能在现有的程序中运算。如果连方法都没有,那他就顶多只能算一张光盘,算不上电脑。方法和智慧,是不是更重要些?

美学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于启迪智慧。美学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知识,但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些知识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不但不能帮助我们买衣服,挑女朋友,甚至也不能帮助我们欣赏艺术,简直就是徒有虚名,枉为“美学”。实际上,这些知识,这些数据,只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支持它的程序。所以,程序,而不是数据,才是美学的精华。

那么,美学的程序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又不要研究美学!表面上看,是没什么用。但我前面说了,表面上看没什么用的东西必有大用,而美学的大用就是启迪智慧。因为美学的程序在本质上是属于哲学的。我知道,现在不少人开始头疼了,有的同学可能已经一个头有两个大。什么?哲学?我

还以为是美丽学呢！弄了半天是那玩意儿！你早说呀！（大笑）

对不起，我不能早说。早说，你们还不跑光了！（大笑）是呀，在很多人眼里，哲学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我得承认我们不少哲学书和哲学课确实有这种味道。但我也得说清楚，这不是哲学本身的性质，也不是哲学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哲学匠的问题。因为他们把哲学变成了知识，变成了数据，而这些知识和数据又是没有用的。这就弄得很多人不愿意学。不过，某些知识比如艺术方面的知识，虽然没有用，却有趣；而哲学和数学一样，有趣的部分不在知识而在方法。你现在把程序抽掉了，只剩下一堆枯燥无味的数据，还能不让人望而生厌？更可怕的是，为了维护哲学的所谓尊严或者神圣性，他们还要把脸板起来，像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干尸一样，（笑）这就更加让人望而生畏了。既枯燥，又艰涩，既不好玩，又没有用，谁愿意学？

但这不是哲学的本来面目，也不该是哲学的本来面目。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一颗爱心，一腔对世界、对人生、对真理、对智慧的爱。爱，难道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吗？（鼓掌）何况哲学之所爱，不是别的，乃是智慧。智慧，难道会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吗？（鼓掌）

所以我说，那些既没有智慧也不爱智慧的人，是不够资格讲哲学的。（热烈鼓掌）

美学就更不应该枯燥丑陋了。因为美学不但是爱智慧，而且它所爱的，还是关于美和艺术的智慧。智慧，加上爱，再加上美和艺术，难道会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吗？（大笑，热烈鼓掌）

那么，为什么美学也和哲学一样，会给人那样的印象呢？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我们知道，一种学问一旦成为一门学科，一门可以在课堂上讲授的学科，它就有点像光盘了。在美学这张光盘上，其实刻着三个内容。第一是数据，第二是程序，第三是关于程序的程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后两个内容才是美学的精华，结果，我们在拷贝这张光盘时，往往只拷贝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学生只知道要这一部分，老师也常常只知道给这一部分。最后自然是像韩非子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买椟还珠，拿了盒子留下珍珠。而且那“盒子”，还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不不不，既不中用也不中看！（笑）

然而美学不该这样。冯友兰先生在讲到为什么要学哲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类之所以要有哲学，是为了心安理得地活着。我们也可以跟进一句，人类之所以要有美学，是为了既心安理得又心情舒畅地活着。我有一句